

淺談平路的後現代女性小說 《行道天涯》、《百齡箋》

程珮玲

<目次>

1. 序言
 2. 作家簡介
 3. 研究問題
 4. 重回人間的假神仙：解構神格化的人物
 5. 掙開緊箍咒：女性的困境與掙扎
 6. 結語
-

1. 序言：

後現代小說總是質疑威權體制下的迷思，企圖瓦解一元單軸的歷史紀錄，從而建構多元、多軸，矛盾與差異並置的記憶。古往今來，對於歷史，當權者似乎始終都無視於時間的存在，用利我的角度，逕自塗改老的記憶，我們不禁要問歷史究竟是"記憶"還是"想像"？在過去，臺灣小學生對國語課本裡蔣中正總統的神格化虛構故事深信不疑，歷史事實無關緊要，行文的流暢、用詞的激昂能燃起讀者的激情和信念才有意義。好比薩依德曾在《東方主義》一書提到東方主義對西方的意義大過於東方，而且此意義是來自於西方的各種再現技術，將東方變得可見、清晰，當觀眾觀看《波斯人》一劇時，正是在看一個由非東方人型塑出來，用以代表東方的高度人工象徵物。薩依德的觀點的確提供一條省思的脈絡，讓人重新審視過去學習並自覺理所當然的知識，以及習以為常的文化視角，進

而使人意識到所了解的知識也許正是透過權威地位傳遞而來的偏見。

長久以來歷史的紀錄缺乏女性的觀點，即便是宋慶齡和宋美齡兩姊妹，也總被視為中國歷史上閃耀的政治明星夫人，她們的婚姻被傳為美談，她們的形象為人所稱道，歷史神格化了她們的丈夫，一切如夢似幻，無懈可擊，然而她們真的如人們所以為、所想像的那樣嗎？平路向來擅長從女性細微的角度去解構歷史上的女性人物，因此本文擬藉由平路的《行道天涯》、《百齡箋》兩部小說，從女性讀者的觀點重新詮釋宋慶齡和宋美齡的形象。

2. 作者簡介：

平路本名路平，1953年生於臺灣高雄，畢業於臺灣大學心理系及美國愛荷華大學數理統計研究所。平路的父親路君約是臺灣師範大學教授，也是臺灣心理測驗之父，路君約1911年生於中國山東，1949年和妻子遷渡臺灣。平路做為外省第二代的女性作家，其作品展現對公共議題的關懷，包括外省第二代的臺灣認同、臺灣的政經與社會問題、中共的霸權、父權的宰制¹⁾。平路早期藉由鄉愁故事，來討論她對傳統男性中心的鄉土想像以及國家認同問題的反思，如：短篇小說《十二月八日槍響時》、《玉米田之死》²⁾、《在巨星的年代裡》³⁾。同時，她也創作了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椿哥》⁴⁾，為許多在動亂中被遺忘的、處在最底層的人們傳達出沉默的

-
- 1) 劉亮雅，〈平路《百齡箋》中的性別、書寫和記憶〉，《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P.197。
 - 2) 〈十二月八日槍響時〉、〈玉米田之死〉均收錄於平路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玉米田之死》，台北：聯經出版社，1985。
 - 3) 〈在巨星的年代裡〉收錄於《五印封緘》，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8。
 - 4) 《椿哥》，台北：聯經出版社，1986。

哀嘆。其後，她探討長久「被書寫」的女性，如何書寫自己？如何顛覆被硬生生指定的角色，創造一個與男性勢均力敵的局面？在《捕諜人》⁵⁾、《人工智慧紀事》⁶⁾中，平路展現了女性思辨書寫問題的曲折歷程⁷⁾。在後來的不少作品中，平路取材自歷史、新聞報導，試圖將女性從外界賦予的僵化形象中解放出來，如《行道天涯》、《百齡箋》、《何日君再來》⁸⁾、《黑水》⁹⁾。

3. 研究問題

3.1. 書中人物的形象與歷史的差異

平路對書中歷史人物多有細膩的刻畫，不論是主角外在的日常起居，還是內在的心境，都有生動、扣人心弦的描繪，尤其幾個小說中無異於常人的描述，更是與歷史上近乎完人的形塑存在極大的落差。解構之後的神格化歷史人物似乎就是個重回人間的假神仙，在「重回人間的假神仙：解構神格化的人物」一節中，本文將列舉《行道天涯》、《百齡箋》兩部小說中的幾個場景，藉以說明小說家如何從過往威權語言包裝的歷史中，讓歷史人物從神壇走下。

5) 《捕諜人》，台北：洪範書店，1992。

6) 《人工智慧紀事》收錄於《禁書啟示錄》，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

7) 梅家玲，〈「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PP.227-265。

8) 《何日君再來》是一部在虛實之間，重新描繪一代歌星鄧麗君的長篇小說，由台北印刻出版社於2002年出版。

9) 長篇小說《黑水》取材自2013年震驚臺灣社會的八里雙屍命案，平路有感於真相未白之前，媒體對該事件過度渲染，逕自稱呼該案的女嫌疑犯為蛇蠍女，對釐清案情真相無所助益，因此著手創作這部署墨於人性幽微之處的小說，期許能啟發社會多元思考。《黑水》於2015年由台北聯經出版社出版。

3.2. 從女性讀者的觀點重新解釋歷史和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形象落差

宋慶齡和宋美齡擁有許多頭銜，身為政治人物的另一半，她們在歷史上總是被視為丈夫的得力助手，然而這種外界賦予的形象也像是甩不掉的緊箍咒，將她們緊緊包圍，宋慶齡和宋美齡在平路想像的情節中解放了情慾，展現了脆弱卻帶有溫度的面貌，平路讓女性從歷史迷霧中走出。在"解開緊箍咒：女性的困境與解脫"一節中，筆者將由女性讀者的角度解讀小說家筆下的女主角面臨何種困境，又如何尋求解脫。

4. 重回人間的假神仙：解構神格化的人物

歷史照片看似是歷史的客觀見證，然而眼見為憑的影像透過不同觀點的文字敘述，又呈現了不同的歷史解讀，〈行道天涯〉、〈百齡箋〉文中皆穿插著歷史照片，平路在文中從女性作家的角度再現了歷史的不同面貌。〈行道天涯〉從一張宋慶齡和孫中山在日本神戶碼頭的合照開始說起，平路選擇1924年末做為故事的起點，那是宋慶齡陪伴丈夫北伐的最後旅程，也是孫中山人生最後一哩路，乘船從神戶啟程至天津前，兩人在"北嶺丸"號的甲板上拍下了珍貴的歷史照片，然而不同於過去威權政府刻意塑造孫中山革命領袖的英雄形象，平路筆下的這張照片不再是一對革命伴侶鶼鶼情深的合影，而是突顯老夫少妻的合照，年長許多的丈夫拄著拐杖，眼神憂戚，年輕的妻子穿著尖頭細跟的皮靴，眉間盡顯幽怨，這張照片的強烈對比似乎在做無聲的控訴：面對女人賭上青春的跟隨，即便男人了然於心，也無以回報。

透過歷史的堆砌，人們總是以為孫中山和宋慶齡這兩位傳奇人物是可歌可泣的交集，不論我們俯視還是仰望，都只能讚嘆兩人完美的契合，但在平路的〈行道天涯〉裡，從不同視角所看見的故事，卻令人驚覺原來

我們也可能錯把兩個平行世界的重疊當成交會，這對革命鴛鴦就像上下兩條平行線，始終存在距離。平路在文中對相片裡兩人穿著的描繪也凸顯了這點，孫中山的唐裝和拐杖對照宋美齡的皮帽、大衣和高跟鞋，隱隱透出舊時傳統的沉重和新進風潮的活潑之間，存在難以忽視的格格不入，打破了以往包裝兩人的神仙眷侶形象。

相片中，先生的眼神憂戚，著馬褂棉袍的唐裝，一手拿灰色的氈帽，一手鬆鬆地拄著拐杖，臉上暮氣沉重。……事實上，此行以來，各報記者都一再記述先生的委頓神情，有些報紙甚至以他娶少艾之妻不思賣愛身體來取笑。

細看這張在日本神戶碼頭的相片，就會明瞭凸顯他老態的尤其是老夫少妻的對比：照相的時候，站在先生身旁的宋氏慶齡頭微微地斜向一側，帶著一頂皮帽，身上是灰鼠大衣，腳下踩著尖頭窄細高跟的皮靴，細看的話，她微蹙的眉間顯得幽怨，那是屬於春日凝妝少婦的一抹愁情。¹⁰⁾

《百齡箋》更是徹底扯下蔣介石軍事、政治強人的歷史包裝，開羅會議三巨頭的合照在歷史上象徵著中國扮演舉足輕重的國際角色，不過《百齡箋》裡一段假借宋美齡觀點的描述，卻盡顯一個不諳外語的男人在國際場合的侷促不安，小說中蔣介石難為情的尷尬表現正是對歷史的最大嘲諷。

即使是開羅會議的場景，丈夫被安排在邱吉爾身邊，臉上一副尷尬的表情，她都刻意不靠過去替丈夫解圍。她瞧見丈夫一身硬挺的軍裝，雙手抓住什麼護身符一樣，緊緊握著那頂青天白日國徽的軍帽，裝得彷彿他聽得懂，在場每個人又都知道他聽不懂。¹¹⁾

10) 平路，《行道天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P.33。

11) 平路，《百齡箋》，《百齡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P.189。

平路在《行道天涯》、〈百齡箋〉對歷史照片的描述，挑動我們僵化的思考神經，她拆解這些檔案照片，不僅將神格化的歷史人物從神壇上硬生生地拉下來，更讓歷史的歧異性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就像劉亮雅在〈平路《百齡箋》中的性別、書寫和記憶〉一文裡指出的“歷史書寫所仰賴的檔案照片可以有不同解讀…歷史照片甚至可以作假”¹²。〈百齡箋〉裡宋美齡為了闢謠強抓蔣介石拍照的一幕，營造出歷史印象的極大反差。廖炳惠在〈兩種“體”現〉一文中運用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傅柯(Michel Foucault)、巴赫定(M. M. Bakhtin)的身體理論來探討中國古代君王身體和國家政體的關聯，他認為古代典籍常以象徵情節來表達政體權力鞏固的過程，並且讓人民不知不覺之間便接受，如中國人視“皇帝”為“真龍天子”就是一例。廖炳惠指出“在國家一統或維持政治穩定的立場之下，身體的象徵性功能在引導人民對秩序、等第的服從的作用上，自然是不能忽視的，君為首，或以五臟的正常運作，來表示政體的正常運用……而且有相當多的政令、論述……或就身體的不正常運作所可能導致的政治脫序，大做文章。”¹³，由此可見歷史照片不再是記錄史實，而是滿足人們的想像，歷史的真正面貌是什麼好像不重要，是否發揮功能彷彿才是重點。

……只怪那時候外面有些風風雨雨的傳言，甚至揣測老先生已經大去，那次恰好是闢謠的時機，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主席團代表到榮總晉見老先生。

她指揮侍衛替丈夫穿上長袍馬褂，再把病人抱到椅子上扶正，但是那隻肌肉萎縮的右手很容易露出破綻，一不小心就從沙發扶手上向下滑。有人

12) 劉亮雅, 〈平路《百齡箋》中的性別、書寫和記憶〉, 《情色世紀末: 小說、性別、文化、美學》, 台北: 九歌出版社, 2001, P.214.

13) 廖炳惠, 〈兩種“體”現〉, 《回顧現代: 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 台北: 麥田出版社, 1994, P.213-216

七嘴八舌出主意，索性用透明膠帶將手腕固定在扶手上，大概就掉不下來了。

侍衛拿膠帶來，幾番猶豫不敢下手，道是她急不過，自己動手紮起來，紮得很緊，深怕瘦得皮包骨的手腕還會滑動。

老先生翻翻眼皮，她看見泡在淚水中的眼眸，好像在苦苦地告饒，那必然是世界上最哀傷的一對眼睛。那瞬間，對一個久病臥床的老人，她知道是顧不得那麼多了……那時候已經機不可失，即使最短暫的一瞥，足以使人們相信他還在那裡……全國人民沒有比現在更需要一張照片，一張照片就能夠支撐人民度過難關……¹⁴⁾

我們不難察覺平路試圖在小說中解構神格化的完美身體，〈百齡箋〉的這一幕如此衝突，宋美齡深閨百姓需要一張蔣介石英姿颯颯的照片，然而照片中刻意塑造的強人形象，卻霸道地淹沒了一個虛弱老人拖著病體的無助哀求聲。無獨有偶《行道天涯》也呈現這樣不完美的身體，宋慶齡看著自己年老的身軀和掉落在浴盆周圍的白髮，憶起年老的丈夫挖鼻孔的模樣，誰人想得到革命領袖竟也會挖鼻孔呢？翩翩風度的英雄形象粉碎殆盡。

她想到當年，鴛鴦枕套上那些稠稠硬硬的顆粒。有一天，她大驚失色，一顆顆居然來自丈夫的鼻孔裡。

挖出來的！她偵探一樣偷眼覷著，覷著丈夫那隻覆著老人斑的手。

在上海閒居的日子，星期天早上，丈夫照例仰起下巴，對著鏡子，從抽屜裡拿起一把小鉸子。是他從前當西醫的手術刀嗎？她見到就趕緊擺過頭去，真懷疑他剪下的鼻毛沾著那些黏黏的小東西，說不定還會放出臭氣！

……念頭仍然閃過：真想把丈夫一雙手抓著，泡進熱肥皂水裡刷刷乾淨。她又記起了丈夫挖鼻孔的動作—

14) 平路，〈百齡箋〉，《百齡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P.189-190.

用哪一隻手指呢?¹⁵⁾

民國史的兩大男主角孫中山和蔣介石，在小說中不再擁有無懈可擊的完美體態，反倒像以血肉之軀假扮神仙的凡人，卻又不免露出種種人性弱點，以及毫無修飾的窘狀、醜態，平路揭穿歷史對人造偶像的想像、包裝，終讓這些假神仙重回人間。

5. 掙開緊箍咒：女性的困境與掙扎

宋慶齡和宋美齡在歷史上被視為丈夫的得力助手，儘管在政治上有其影響力，但終究是突顯男性政治人物的陪襯角色，她們受限於人們強加於她們的形象，一個配得上革命家、政治領袖的形象，在《行道天涯》、《百齡箋》兩部小說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以男性為主的歷史如何強勢指派她們裝飾性的角色，敘述裡溢出的壓迫感一波一波或濃或淡地向讀者襲來。

在男性政治圈中，宋慶齡脫不去聖女的外衣，外國來的記者寫到初見面的印象：“孫夫人是自聖女貞德以來每一個國家所產生的近乎聖女的人物”¹⁶⁾，而宋美齡則轉移不了旁人只看見她美麗優雅的焦點，“即使開羅會議這種改變人類共同命運的歷史盛會，報紙上的新聞總是從她的衣飾講起，一件件巨細靡遺。”¹⁷⁾平路透過小說的情節諷刺男女失衡的社會角色，無論她們多有才華，女人始終被視為男人的華麗飾品，即便是身世顯赫的宋氏姊妹也無例外，她們的獨特出眾在父權世界裡格外突兀，這種挑戰讓人不知如何是好，《百齡箋》毫無保留地嘲諷著男性觀點的歷

15) 平路，《行道天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P. 66-67.

16) 平路，《行道天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P. 169.

17) 平路，《百齡箋》，《百齡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P.165

史刻意忽略女性的聲音，而且在男性眼中，一個女性好不好看遠比她有沒有見解來得重要太多。

祇可惜人們一再誤解她，西方記者面對她的時候，始終不知道怎麼樣去描述一個有見解的---湊巧又是美麗的---女人。

夫人的思緒……沉浸在向杜魯門要錢的恥辱經驗裡……當她別有深意地在公開演講中說出"本人已極疲憊，要求和平與休息之心，較之要求米飯與麵包更為迫切"，第二天報紙上對她演講內容隻字未提，《紐約時報》以整個版面報導她被藝術家協會選作"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入選的原因是鼻子骨肉勻亭，全世界第一名。

她簡直哭笑不得，人們總是忽略了事情的重點……18)

《行道天涯》甚至挑明女性不過是男性的餘興調劑之一，在情慾的議題上，自由的男性對照被壓迫的女性。宋慶齡越渴望追求感情的歸屬，就越顯感情世界的荒蕪。宋慶齡著迷於孫文的英雄形象，不惜與家庭決裂，奔赴日本嫁給父親的好友，但卻也是如願成了孫文的妻子，才開始清楚丈夫對女人的概念，對孫文這個疲憊而勞頓的革命家而言，革命途中的一宿之歡讓他維持亢奮的精神，好讓他度過難關，心中念茲在茲的還是腳下這塊土地的統一大業。

一批華僑老革命在客廳聊起過去的女人，口氣純然是革命之餘的餘興活動。沒有人提到感情，感情顯然不是男人世界的主要成份；至於那些邂逅過的女人後來哪裡去了？女人心裡在想些什麼？從來不屬於他們關心的範圍。

其實她多少聽過的，伴隨丈夫的那些戀史……只該叫作一頁頁風流史。

……她安慰地告訴自己：革命途中為了方便的一宿之歡，必定倉促、

18) 平路，〈百齡箋〉，《百齡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P.166-167

粗糙、鄙俗，只顯示男人可以到處留情的輕率。

她要的不是那種樣子的感情，始終不是！¹⁹⁾

這一幕高聲指控著女人被男人視為無聲的有機體，是男人抒發情欲的出口，但作者藉著宋慶齡替女性發出了不平之鳴，一句"她要的不是那種樣子的感情，始終不是！"似乎在大聲宣告女性心聲，同時反駁這種被強迫接受的角色。不過這種大聲疾呼仍舊未獲得男性正視，隨著故事開展，讀者益發感到女性在夾縫中迫切掙扎的無奈與無力，小說不斷無情地嘲諷著女性總是在父權社會裡淪為附庸。

……她還是寧願相信自己跟丈夫的感情十分特殊，不同於丈夫有過的其他女人。

……新婚不久，她在書桌上看到丈夫給恩師康德黎的一封信，上面寫著："我的妻子是在美國大學受教育的女性。她不僅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我的朋友。"

事實上，丈夫眼中，她只是另一個女人而已！當時聽見她說要私奔的計畫，孫文一下子也是怔住了……她想，自己心裡那神秘、奔放而浪漫的世界，丈夫道還是沒跨進來。²⁰⁾

宋慶齡儼然未曾從丈夫那裡得到熱切的感情回應，她的期待往往落空，做為政治人物的妻子，她也從未是個能與丈夫平起平坐的人生伴侶，頂多因為教育背景被視為助手，扮演著輔助的配角，在感情上竟還被丈夫看作朋友，而不是親密的情人。宋慶齡與孫文夫妻十年卻守寡數十載，"孫夫人"的頭銜更剝奪了她像一般人恣意流露七情六欲的權利，這種主從關係與頭銜緊緊地相互依附，像個緊箍咒一樣，越想擺脫就纏繞得越緊。平路描

19) 平路, 《行道天涯》, 台北: 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5, P. 151.

20) 平路, 《行道天涯》, 台北: 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5, P. 152

寫了幾段宋慶齡的曖昧感情，或杜撰或捕風捉影，都在在顯示女人卑微得連情慾都難以自主。孫文死後，與宋慶齡交好的男人被處決了，她在為男人求生路卻為時已晚的那一刻，還得聽人家說風涼話：“說什麼處決一個異議份子，是為了要保護夫人您的令譽！”²¹⁾ 她也曾認真想成為有婚姻自由的人，卻又叫另一個不輕易推進兩人關係的男人拒絕了，晚年她百般依賴生活秘書，一個小她三十歲的男子，小夥子的心思和按摩的掌心融化了她的感情冰宮，然而兩人萌生的情愫，周圍的人選擇視而不見，只為了維護她的聲譽。小說中的情節看來有些諷刺，奔波的革命家可以有無數個風流的驛站，做為革命家的女人卻只能守著一個革命精神，但是誰又憑什麼幫她決定她應該擁有什麼樣的愛情？誰有權以“孫夫人”的頭銜將她的情慾禁錮在幽閉晦澀的地牢之中，在《行道天涯》中我們不時聽見宋慶齡反抗的吶喊和徒勞的嘆息，被比作聖女貞德的宋慶齡也無法在這場戰役勝出，站在男性前面贏回女性自主的命運。

她在一路回溯本身的角色：早年，人們試圖把她變成與孫中山有關儀式裡的花瓶；甚至更殘酷地，好像裝在錦匣中的陪葬物、或者釘在鏡框內的蝴蝶標本。天知道，她多麼努力地去反抗，自己不只是他的遺孀！

可笑的是，到這幾年，難道又翻轉過來？……無論她喜不喜歡自己遺孀的角色，卻彷彿亡夫的守護神一般，年年被四個大漢抬下樓，一路抬進禮堂，在行禮如儀的紀念會裡念演講稿。²²⁾

〈百齡箋〉裡平路以不服氣、倔強的形象包裝宋美齡，對抗男性眼裡那個優雅的她，與《行道天涯》的宋慶齡相比，平路試圖形塑一種更為外顯、叛逆的女性來嘲笑男性霸權的脆弱，

21) 平路，《行道天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P. 177

22) 平路，《行道天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P. 205

回溯起來，她甚至是狠心的，她不能夠像平凡妻子在任何情況下偏袒自己的男人。……用英文交談的場合，其實她感覺到丈夫深切的不安全感，但她就是故意要去挑釁，有時候跟美國大男孩子以雙關語調情，小試一下自己莫之能禦的吸引力。即使是開羅會議的場景，……她都刻意不靠過去替丈夫解圍。……她自顧自嬌笑著，不時拋個媚眼，用前面鏤空的高跟鞋，踢一下羅斯福總統抖過來抖過去的那隻跛腿。²³⁾

<百齡箋>的宋美齡反過來利用女性體態在男性的政治場域把當時最有權勢的男性都玩弄了一番，打破傳統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控制，重新找回自己身體的主導權。宋慶齡和宋美齡兩人都沒有生育孩子，宋慶齡渴求被愛卻不可得，甚至移情至母愛也不能如願，“想著她在陳炯明兵變中失去的胎兒，她會自覺體內很特殊的某種反應。……似乎還可以感知體內有一團模糊的生命。然後，嘴裡迴盪著血腥的味道……”²⁴⁾“那樣的痛彷彿源自身體裡面最深的一點，然後放射狀地散播開來。”²⁵⁾《行道天涯》近乎泣訴地指責男性權力鬥爭的殺戮是怎麼殘忍無情地肆虐女性的身體。另一方面<百齡箋>又解放了女性的身體，對照宋慶齡的身不由己，宋美齡挺身反抗，“她也始終沒有生育，固然是結婚時候自己堅持的條件，想想更是意志力的結果。那種守舊的家族，給你一個兒子，同時就分配了你祠堂裡排排坐的位置。”²⁶⁾然而隨著小說情景的推移，平路又把血淋淋的現實蘊藏在文字裡，我們要問：掌握自己身體的女性，真的能擺脫父權的控制嗎？

蔣介石死後，宋美齡失去了權勢，“她敏感地知道，人們是在敷衍她了。從那時候起，她在無遠弗屆的信裡作丈夫的代言人……她知道，到了這

23) 平路, <百齡箋>, 《百齡箋》, 台北: 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8, P.188-189

24) 平路, 《行道天涯》, 台北: 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5, P.157

25) 平路, 《行道天涯》, 台北: 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5, P.110-111

26) 平路, <百齡箋>, 《百齡箋》, 台北: 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8, P.172

個年紀，信箋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她終於獨自擁有了---再不容人曲解的他！”²⁷⁾ “她其實需要丈夫的庇蔭，而她始終活在那樣的庇蔭裡。”²⁸⁾女性的態度出現了反轉，企圖跟丈夫抗衡的宋美齡最終仍是妥協了，她不斷寫信，根據自己的想像重新書寫與丈夫的歷史記憶，〈百齡箋〉最令人震撼之處莫過於此，誠如劉亮雅提到的：“〈百齡箋〉拆解了女性與父權的同謀，也拆解了矛盾的女性意識。”²⁹⁾

6. 結語

平路穿梭在歷史的縫隙，讓女人走出歷史迷霧，從威權包裝的歷史解脫出來，引領讀者走入她們細微、敏感的內心世界，在《行道天涯》和〈百齡箋〉兩部小說中，我們看見宋慶齡、宋美齡象徵許許多多難以從父權牢籠裡脫困的女性，從女性讀者的觀點來看，筆者認為女性不僅必須突破男性勾勒的形象，也必須從自身對男性的期待和想像走出來，才能真正忠於自我，完全拿下男性霸權加諸在身上的緊箍咒。

27) 平路，〈百齡箋〉，《百齡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P.184-185

28) 平路，〈百齡箋〉，《百齡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P.195

29) 劉亮雅，〈平路《百齡箋》中的性別、書寫和記憶〉，《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P.216。

▣ 參考書目

- 平路, 『行道天涯』(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5).
- 平路, 『百齡箋』(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8).
- 劉亮雅, 『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九歌出版社, 2001).
- 廖炳惠, 『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麥田出版社, 1994).
- 梅家玲, 『性別，還是家國？— 五〇與八、九〇年代小說論』(麥田出版社, 2004).
- 張小虹, 『後現代/女人 — 權力、慾望與性別表演』(時報出版公司, 1993).
- 陳芳明, 『後殖民台灣 — 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麥田出版社, 2011).
- 陳芳明, 『很慢的果子 — 閱讀與文學批評』(麥田出版社, 2015).
- 愛德華·薩依德/王志弘、王淑燕、郭苑玲、莊雅仲、游美惠、游常山譯, 『東方主義』(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

국문초록

포스트모더니즘 소설들은 늘 권위주의 체제 하의 미스터리에 대해 의심을 품고, 일방적인 역사 기록을 무너뜨리고, 그것을 통해 다원화를 추구하고, 모순과 차이가 공존하는 기억을 만들려 해 했다. 지금까지의 역사 기록에는 여성의 관점이 빠져 있었다. 가령 ‘송칭링’(宋慶齡)경과 ‘송메이링’(宋美齡) 자매일지라도, 중국 역사상 찬란한 정치 스타의 부인으로만 여겨졌다. 그녀들의 결혼은 미담으로 전해졌으며, 그녀들의 이미지는 칭찬 일색이며, 역사는 그녀들의 남편을 신격화해, 모든 것이 환상적이어서 빈틈이 없어 보인다. 그러나 진정 그녀들의 삶이 사람들이 말하는 것처럼 그러했는가? 여성작가 핑루는 여성의 섬세한 관점에서 역사속의 여성인물을 분석해 냈기에, 본고에서는 핑루의 소설 《行道天涯》와《百齡箋》을 토대로 여성독자의 관점에서 송칭링과 송메이링의 이미지를 새롭게 해석해 보려 한다.

핑루는 작품 속의 역사인물을 세밀하게 묘사했다. 주인공의 외적인 일상생활뿐만 아니라, 내면의 모습 또한 생동감 있고, 심금을 울리게 묘사했다. 특히 몇 편의 소설 중에서는 평범한 사람들과 다름없이 묘사했을 뿐 아니라 역사상 완벽한 인물로 묘사된 이미지와 큰 차이를 보였다. 신격화되었던 역사인물들은 그녀의 분석을 통해 다시금 인간 세계로 돌아오게 되었다. 본고의 ‘重回人間的假神仙：解構神格化的人物’에서는 소설 《行道天涯》와 《百齡箋》의 몇몇 장면을 통해, 작가가 어떻게 권위적인 언어로 포장되어진 역사인물을 신단에서 내려오게 하는지에 대해 설명하도록 하겠다.

송칭링과 송메이링은 각가지 직함을 가지고 있었다. 정치가의 배우자로서, 그녀들은 역사 속에서 늘 배우자의 유능한 보좌진으로 묘사되었다. 그러나 이러한 이미지는 그녀들로 하여금 떼어낼 수 없는 부담으로 작용되었을 것이다. 작가는 상상 속에서 그녀들의 억눌린 감정을 해방시켰을 뿐만 아니라 나약하지만 따뜻한 일면을 드러나게 하여, 여성을 역사의 안

개 속에서 걸어 나오도록 만들었다. 본고의 ‘解開繫籠咒：女性的困境與解脫’에서, 필자는 여성독자의 관점에서 소설가의 묘사한 여주인공들이 어떠한 곤경에 처해지고, 또 어떻게 벗어나는지에 살펴보았다.

작가 핑루는 역사의 틈새를 이리저리 드나들면서, 여성들로 하여금 역사의 길은 안개 속에서 빠져 나오게 하며, 권위주의로 포장되어진 역사에서 해방시켜준다. 그리고 작가는 독자들을 작품 속의 여성들의 세심하고 민감한 내적 세계로 인도한다. 소설 《行道天涯》와《百齡箋》에서, 독자들은 쑹칭링과 쑹메이링은 아버지의 굴레에서 빠져 나오지 못하는 수없이 많은 여성들을 상징한다. 여성독자의 관점에서, 필자는 여성은 반드시 남성들이 그려낸 이미지를 탈피해야 하며, 여성 스스로가 반드시 남성에 대한 기대와 상상 속에서 빠져 나와야만 비로소 진정으로 자신에게 충실할 수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남성들의 패권으로 얽매어온 굴레에서 벗어날 수 있을 것이라 생각한다.

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Postmodern feminism novels of Ping Lu “Love and Revolution(行道天涯)” and “Bailingjian(百齡箋)”

Cheng Pei-ling

Postmodern novelists always have doubt about the authoritarianism, they devote themselves not only to break the homogeneous historical descriptions from official medias, but also to narrate history tales. Postmodern novelists give the readers a multi-variate point of view to discover the conflicts and artificiality behind the history.

Soong Ching-ling and Soong May-ling were the famous sisters in Chinese history. Official medias praised their marriage and deified their husbands, Sun Yat-sen and Chiang Kai-shek. However the Taiwanese writer, Ping Lu, re-narr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oong's sisters and their husbands in her works “Love and Revolution(行道天涯)” and “Bailingjian(百齡箋)”. This study discussed and reinterpreted the impressions of the Soong's sisters in the two works of Ping Lu by a female reader's point of view.

Key Words: Ping Lu, Love and Revolution, Postmodern 2016. 12. 08

논문투고일: 2016.12.08.

심사완료일: 2017.01.25.

게재확정일: 2017.01.26.

청 페이링

국립정치대학 화어문교학 석박사 학위과정 박사반

(63232)제주특별자치도 제주시 구남동8길 40번지 정원파인즈 6차 503호

foginrain0118@gmail.com
